

云帆集

毛 琦

陕西人民出版社

1227/475

云帆集

毛 铸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云 帆 集

毛 铎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8.25插页2 字数80,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西安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

统一书号: 10094·388 定价: 0.56元

目 次

序.....	杜鹏程 (1)
--------	-----------

江汉行吟

从黄河到长江.....	(14)
望江.....	(16)
江汉关码头.....	(17)
题东湖行吟阁.....	(19)
访武汉大学.....	(20)
写在鲁迅广场.....	(21)
谒九女墩.....	(22)
游归元寺有感.....	(24)
咏汀泗桥、贺胜桥.....	(26)
啊，洞庭湖.....	(28)
车过汨罗江.....	(30)

湘江浪花

湘江吟.....	(33)
----------	--------

2097/31

长沙印象.....	(35)
浏阳河边.....	(37)
题爱晚亭.....	(39)
咏桔子洲头.....	(41)
访韶山冲.....	(42)
谒黄兴墓、蔡锷墓.....	(44)
长沙怀贾谊.....	(46)

花城诗笺

花城一瞥.....	(48)
登镇海楼.....	(50)
题五羊石.....	(52)
看广交会.....	(54)
黄花岗留题.....	(56)
红花岗.....	(58)
“红墩”颂.....	(60)
瞻仰广州起义指挥部旧址.....	(62)
三元里题壁.....	(64)
在广州的一点感想.....	(65)

海南诗情

瞻仰海南烈士纪念碑.....	(68)
----------------	--------

谒海公墓.....	(70)
看永兴火山群.....	(72)
海矿灯火.....	(74)
椰子树.....	(76)
亮晶晶的雨.....	(77)
剑麻和仙人掌.....	(79)
高高的五指山.....	(80)
天涯海角.....	(82)

海上情思

海的脾气.....	(84)
白帆.....	(85)
海帆.....	(86)
海鸥 (之一)	(87)
海鸥 (之二)	(89)
海风.....	(90)
海望.....	(91)
海的颜色.....	(92)
海上的梦.....	(93)
我愿做.....	(94)
海上看日出.....	(95)
和平的港湾.....	(96)

桂林山水

桂林即兴·····	(98)
登独秀峰·····	(100)
咏七星岩、芦荻岩·····	(101)
题试剑石·····	(102)
咏九马画山·····	(103)
从桂林到阳朔·····	(104)
阳朔吟·····	(105)

黔滇掠影

赴贵阳途中·····	(108)
山城烟雨·····	(110)
咏喷水池·····	(111)
题麒麟洞·····	(112)
地下公园吟·····	(113)
游石林遇雨·····	(115)
西山睡美人二题·····	(117)

成渝杂咏

雾重庆·····	(120)
访曾家岩50号·····	(121)

咏红岩岭·····	(123)
松林坡吊杨虎城将军·····	(125)
在杨将军遇害的屋子·····	(125)
在掩埋杨将军遗体的草地边·····	(125)
松林坡留题·····	(126)
成都一瞥·····	(128)
瞻仰诸葛亮塑像·····	(129)
谒杜甫草堂 (五首) ·····	(131)
在浣花溪旁·····	(131)
在影壁前·····	(132)
瞻仰·····	(133)
工部祠戏作·····	(134)
看杜诗外文本陈列·····	(135)

关中揽胜

看秦陵兵马俑·····	(138)
茂陵怀霍去病·····	(141)
大雁塔咏杜·····	(142)
兴庆宫遗址怀李白·····	(143)
龙门怀司马迁·····	(145)
马嵬坡前·····	(146)
昭陵一壁画·····	(147)

题乾陵无字碑.....	(148)
题阿倍纪念碑.....	(149)
司马祠漫想.....	(151)

陕北牧歌

看望延河.....	(160)
瞻仰桥儿沟鲁艺旧址.....	(162)
宝塔灯火.....	(164)
题彭总真武洞讲话照片.....	(165)
塞上行.....	(167)
高西沟礼赞.....	(169)
沙漠花草吟.....	(171)
咏窝兔采当.....	(172)
谒李自成行宫.....	(173)
过蒙恬墓.....	(175)

冀鲁漫兴

栈桥吟.....	(178)
黄海的雾.....	(179)
涛声.....	(180)
泰山诗情.....	(181)
咏柳絮泉·漱玉泉.....	(184)

山海关.....	(186)
北戴河.....	(183)

春日散曲

献给十月六日.....	(190)
播种的时候.....	(194)
工作着是美丽的.....	(196)
民族之花.....	(200)
枫叶.....	(213)
悼念茅盾同志.....	(215)
“金不换”赋.....	(217)
啊，焦尾琴.....	(220)

诗窗飞絮

学诗断想录.....	(241)
后记.....	(251)

序

——略谈毛锜的诗

杜 鹏 程

毛锜，我熟悉，他的作品，我陆陆续续读过一些。这次编选的《云帆集》，就是他近年来部分诗作的一个集结。

五十年代初，毛锜还是个小青年，我们就结识了。他是陕西咸阳人，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出门就是夕阳古道的五陵原景色，举目所见是屹立在旷野上的碑碣和石雕，这些饱经风雨沧桑的古老文化遗迹，从童年起就给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民族自豪感的印痕。他是五十年代出现在西北的诗人，长时期作新闻记者和编辑工作，后来成了专业作家。三十年来，他大部分时间就生活在这“三川花似锦，八水绕城流”的古城西安，奔波在陕南、陕北和渭河平原上。写诗，写散文，写报告文学。比如他近年来写的杂文《托尔斯泰的

出走》、《邱吉尔、田中与中国人的走路》；散文《姑母》、《“通灵宝玉”失落记》以及报告文学《农民女画家》、《昆虫学家传奇》、《世界第八奇迹发现记》等，各方面的反映就不错。当然，他更多的时间还是在写诗。一九五六年，他的《造林英雄之歌》和《致北京》两诗，在西安市青年业余文学评奖中获过奖，曾和别的同志合出过诗集《春华初集》。不消说，因为他当时写的诗大部分都发表在本地的报刊上，因此“名不出乡里”，不大为外间所知。

多年来，毛锜在做编辑工作之余，就是这样时断时续，兢兢业业地写作着。只是近几年来，随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时期，文学事业也在迅速的发展，他才在创作上迈开了更大的步子，写作也显得更加勤奋而有成效了。这也就是他这本集子题名的来由——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几年，他风尘仆仆，席不暇暖，走出潼关，跑了不少地方；祖国大地上的各种新气象和各色风物，乃至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能勾起他的悠悠情思和激发起他澎湃的热情。由于走访名山大川而在视野方面的开阔，他诗的襟怀也更敞开了。据粗略的统计，仅近两年他发表在各地报刊上的诗作即有二百多首；散文、杂文、随笔和报告文学等作品，近五十篇。更其可喜的是，在一九七九——一九

八〇年全国中青年诗人新诗评奖活动中，他的《司马祠漫想》一诗，又获得优秀作品奖。至此，他开始引起了读者和文学界的注意，这是很自然的。

我读过毛饒的一些诗作，有些诗我很喜欢。如有一首题为《从黄河到长江》的小诗，就写的颇有气势：

刚刚告别了风陵古渡，
倏忽便漫步在江汉关下；
正吟咏李白的“黄河如丝……”
一眨眼又见大浪淘沙。

从北方到南方，
从中原到江夏；
我仿佛越过时间和空间的立体交错桥，
一步把黄河、长江飞跨！

黄河，狂涛激浪，
长江，雾雨烟花；
若非饱蘸夔门波澜、壶口瀑布，
哪有这么笔墨酣畅的大写意画？！

啊，山有情啊水有意，

山山水水给大地锦上添花，
瞧这一泻万里的黄河、长江啊，
不正是青藏高原
献给祖国的两条哈达？！

类似这样的一些诗，都曾给我以激动和喜悦。可是，当今天我要动笔为他的诗集《云帆集》写一点什么的时候，却左思右想，颇费踌躇。其原因是，我不懂诗。

我不懂诗，但我却喜欢诗。在我看来，任何一个文艺工作者，如果与诗无缘或者根本对诗不感兴趣，那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正象英国著名作家司各特所说的：“每一个成功的小说家多少都是个诗人，虽然甚至他连一行诗也没有写过。想象对于他是绝不可缺少的。”小说家如此，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在写作过程中，我常常有这样的想法：有些生活感受，必须用诗句来表达，如果用散文去表达，似乎很容易把那一种强烈的感情给“挥发”了。我有强烈的写诗欲望——特别是在青年时期，可是又写不出来，于是感到苦恼。每当这个时候，我便想起了列宁在听到高尔基反映一些青年认为写诗比写散文容易的时候，很有风趣地说：“——噢，诗比散文容易，——我不信！我不能

想象。纵然剥去我的皮，两行也写不出！”（见高尔基《和列宁相处的日子》）鲁迅先生也说过：“……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鲁迅一九三四年《致宴隐夫信》）想起这些话，我就觉得一首诗要真正写好，也颇不容易。

不过，上述的“苦恼”，也带来了某些启发。我想，文学作品之所以分成诗歌、小说、散文、剧本等等，无非也是因为表达生活感受和思想感情，需要这种体裁或者那种体裁，正如同中国古典诗歌在塑造形象时还分比、兴、赋三种手法一样，抒情诗和叙事诗也是因为表现的内容不同而形式各异。恐怕文学体裁的分类，就是由此而产生、而存在的吧！生活中有的素材宜于写成一部戏剧或小说，有些素材却宜于写成一篇散文或一首诗歌，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顾及文学表现的各种不同的要求和特点，而硬要把任何生活感受都纳入自己所掌握或所偏爱的一种体裁和形式里，必然会在创作上搞许多无效劳动。由此可见，作为一个作家，创作的路子宽一点，多操几般武器，似乎要好一些。这一点，我曾多次和毛锜谈及，他也很赞成。而且以他的平日兴趣比较广泛的特点，我认为劝他作这样的尝试是有益的，事实上，他在创作实践中也是这么

做的。当然，我并不主张所有初学写作的青年人都去这样做，还是各人按各人的情况而定为好。

我的这种想法和心情，过去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和郭小川、李季和闻捷等同志谈过。记得一九六三年夏季，我和小川相遇在北戴河海滨，迎着习习拂面的海风，望着滚滚雪浪的海涛，我们兴奋而热烈地谈起诗来，谈了好久，兴犹未尽。后来回到北京，又和小川，李季相聚在一起，谈诗论文，四座生风。李季谈到兴浓处还情不自禁地呼喊道：“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被称为诗的国度，我们应该一代一代地继往开来！”小川呢，一会儿谈锋甚锐，一会儿又在沉思；似乎他每时每刻都在绞尽脑汁地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在探索道路。夜半时分，忽然电灯灭了，小川连忙点起蜡烛，以免我们兴味津津的谈话中断。最叫我难忘的是还是另一次有趣的“夜谈”。那是五十年代末的一天，闻捷为写长诗《复仇的火焰》，赶赴新疆途中，突然中道下车前来看我。故友重逢，我俩还象当年战争时期那样，睡在一张床上，天南海北，作竟夜之谈，谈着谈着，又由文学创作扯到了写诗，我忽然有点感慨地说：

“象我这样不会写诗的人，恐怕就不配搞创作吧！”

“什么？”他忽然从床上抬起身来，用被子裹着肩膀说：“偏激！偏激！”

“别激动，”我笑着说，“从广义上说，每个搞创作的人都是诗人。这观点，你总不会反对吧？”

“本来就是这样啦，”闻捷往被窝里一钻说，“赞成！我双手赞成！”

我俩谈得兴高采烈，声震屋瓦。真是“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

如今，小川、李季、闻捷，都已相继离开人世了。“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呢？每一忆起这些昔日的战友，我心里就充满着深切的怀念之情和一种无法排解的痛苦……。不过，所有这几位对我国当代文学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诗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们的革命生涯、文学道路、人生里程，他们作品所显示出来的最可宝贵的思想感情，他们富有创造性的文学成果，依然会长久地促进和影响我们的新文学事业，也依然会有许许多多的后来者追随他们坚实而有力的脚步。据我所知，毛锜也是其中的一个；他一向不光是注意向古今中外的优秀诗人学习，而且也把当代我国一些杰出的诗人及其代表作，奉为自己的学习榜样的。

这一次，我读到毛锜在前两年写的一首长达数百行的诗作，题为《啊，焦尾琴》，是“献给一批重返诗坛的诗人”的。这简直是一篇激动人心的“诗的宣言”。比如他在这首诗中批判那些对作家交往的浅薄世俗之见